

論中東在冷戰中的地位與前途

石樂三

壹 近東與中東名詞的來源及其範圍

近、中東名詞導源於歐洲——特別是英國。其演變過程異常複雜，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次世界大戰前，近東中東兩名詞，即告誕生，近東以土耳其為中心，中東以印度為中心。

第二階段——一次世界大戰後，近東指巴爾幹，中東自巴魯斯普魯斯 Bosphorus 經地中海分至印度及非洲。

第三階段——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近東一詞無形消失，而以「中東」代替，其範圍擴至歐、亞、非三洲。

第一階段——近東一詞來源，紀元一九〇二年英國考古學家兼旅行家 D. G. Hogarth 在其所著 *The Nearer East* 一書，將近東劃出一個範圍為：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希臘、埃及；所有鄂圖曼亞洲領土包括阿拉伯半島，伊朗三分之二領土，即裏海與印度洋間的一條沙漠山谷腰部地帶。

中東一詞是美海軍軍官 Captain A. T. Mahan 所命名，由于他在一八九〇年所著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而聞名於世。於是中東一詞遂風行一時，為報章雜誌所採用，Hogarth 對之亦表贊同。Mahan 認為「中東」是個未定地區，保護着自蘇彝士運河直達新加坡航線。當時倫敦泰晤士報名記者 V. Chirolo 亦公開引用中東一詞，但其範圍較前者為廣，包括陸、海線路到達印度：波斯、波斯灣、伊拉克、阿拉伯東岸、阿富汗、西藏。

第二階段——一次世界大戰後，中東局勢不變，土耳其戰敗，領土變色，其在近、中東形勢因而改變。英皇家地理學會 *The British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認定近東應以巴爾幹為限，中東應自巴魯斯普魯斯延至印度以東邊界。依此解釋中東範圍已擴至地中海東岸。

論中東在冷戰中的地位與前途

以上新的廣義中東觀念，已漸為英人所公認。但美國仍多以 Hogarth 之近東，Chirolo 之中東定義為準。同時英皇家空軍又將埃及、蘇丹、肯亞，劃入中東，無形中其範圍又擴及東非。

一九三九年歐洲局勢突趨緊張，英國決定戰爭一旦爆發，中東空軍指揮部不僅控制非洲中心，而囊括巴勒斯坦、外約旦、亞丁、馬爾他；同時陸軍亦將擴大防務，包括埃及、蘇丹、巴勒斯坦、外約旦、塞普魯斯、伊拉克、亞丁、蘇馬里蘭、波斯灣。

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法國即告淪陷，意大利參戰，英軍作戰節節失利。於是英中東統帥部又擴大軍事範圍至蘇馬里蘭、利比亞、希臘及克利特島、伊拉克及伊朗。從此，英中東中心已由印度轉移開羅。

一九四三年英國名外交家 Sir Percy Loraine 在其所寫 *Prospective of the Nearer East* 一文：「介紹所謂近東一詞，似將完全廢止，但當我年青時代，近東與中東常被應用，至今已剩下中東一詞」。言外之音，仍為「近東」而辯護。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首相阿特禮曾在下議院答復中東範圍，應包括阿拉伯世界及其鄰邦。

一九五一年英外務大臣對近東一詞所作官方解釋為：「近東」原與鄂圖曼帝國有密切關連，目前已不合時宜，而以「中東」代替。中東地區應包括：埃及、土耳其、伊拉克、波斯、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休止阿曼諸王國、科維特、巴林島、克利特島、穆士卡特、亞丁保護國及葉門。

聯合國亦認為「近東」已成為一個死名詞 *dead term*，祇能以「中東」為定界線。阿拉伯集團亦主張採用中東名詞，認為「近東」有與英國接近之意，表示反對。

一九五七年故杜勒斯國務卿曾在參眾兩院對中東確實定義加以答復謂：

中東區域應包括，西訖利比亞，東至巴基斯坦，北訖土耳其，南至阿拉伯半島，另加蘇丹、伊索比亞。並謂「近東、中東」兩者並無二致。

直至今日，世界各國政治家以及學術研究機構多已公認「中東」為適當名詞，惟其範圍除與故杜勒斯國務卿相同部分外，另加希臘、蘇馬里蘭、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及突尼西亞五國。

貳 中東在冷戰中的重要性

戰略價值：中東地區既如此之廣，而其地理位置跨居歐、亞、非三洲，為大西洋與印度洋交通之樞紐，在戰略上實構成無比的價值。過去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無疑的曾已扮演重要角色，戰敗國之所以戰敗原因，乃為失掉掌握中東的優勢，無法打通蘇彝士運河與波斯灣對印度洋之航線，以摧毀英國在遠東之海空勢力。

茲值冷戰期間，東西集團對中東地區，勢在必爭。詹森總統仍遵循杜魯門及艾森豪主義之傳統外交政策，對中東繼續增強實力，維持中東均勢，除有浩浩蕩蕩艦隊稱雄於地中海外，尚有所謂「中央公約組織」介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東南亞公約組織」之間，負起中鋒任務，以防禦蘇俄之侵襲，使其海軍不致任意闖越巴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地中海，陸軍亦無以穿過伊朗或土耳其而侵入中東心臟。無疑的，美國在中東策略上是成功的。

資源價值：石油寶藏構成中東戰略上另一個重要因素。中東石油蘊藏量佔自由世界四分之一，而西歐所需的石油百分八十獲自中東。據確實統計，一九五五年西歐石油消耗量每天實際需要二百二十萬桶。根據專家推算，一九六七年西歐所需進口石油每天將為六百五十萬桶——其中幾全部取自中東。人力資源：中東國家人口約在四億五千萬以上，其中阿拉伯國家即約佔一億左右。無論在戰時或平時，中東的人力資源，却具有不可漠視的潛力。

參 中東目前的困擾問題

根據以上三因素，中東在現階段國際情勢中，確實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毫無置疑的。正因此緣故，中東危局，日趨嚴重，而陷於極度困擾之中，其癥結所在，不外下列諸端：

(一) 阿拉伯人與猶太民族主義者：這兩個民族無論從政治或歷史觀點而論，其舊仇新恨，都是無法解決的——至少目前是如此。其最大原因為巴勒斯坦及約旦河糾紛兩大問題。

關於巴勒斯坦問題。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立國以來，阿拉伯國家一直在激烈反對抵抗之中，雙方衝突，不勝其數。其間有兩次規模最大的鬥爭，一次是一九四八年五月的以、阿戰爭，一是一九五六年蘇彝士運河事件之發生。在這兩次戰鬥中，以色列雖以勝利者姿態出現，但却激起了全阿拉伯人的同仇敵愾。在第一次戰爭中，約計一百三十萬巴勒斯坦難民被迫逃亡，蟄居於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加薩的聯合國所設的難民營中，現在的人數約在五十萬以上，他們整天過着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渴望返回他們的故鄉。

巴勒斯坦難民為了反抗以色列，曾組成所謂「巴勒斯坦自由組織」，包括臨時流亡政府及武裝游擊部隊，以敘利亞作為根據地，隨時突襲以色列境內，因此，以色列時常越過約、敘邊境施以報復性的攻擊。

巴勒斯坦問題同樣的給約旦帶來困擾，因為有些巴勒斯坦難民在民族主義者的號召下，擾亂約旦地方秩序，更欲推翻胡笙王權。敘利亞首相阿塔西最近在大馬士革一次羣衆大會席上說：「約旦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障礙，今天必須先解決約旦，明天就可解放巴勒斯坦了」。

關於約旦河糾紛問題。約旦河糾紛完全由以色列單方所造成的，其問題最為嚴重。約旦河為一國際河川，河流甚短，僅約一百哩，發源於敘利亞與黎巴嫩山谷間，流經加利利海及以、約國界，注入死海。約旦一片荒沙，僅沿河一帶尚可耕種，惟經年缺雨，河水枯淺，每年二三月間上流河水激漲，農田得賴灌溉，農民幸獲更生，其珍貴價值，可以想見。詎料以色列不顧國際公法，竟於一九四九年攬將約旦河支流雅木克河 Yarmuk River 改道，另行興建水壩，一面在加利利海岸進行一項巨大抽水工程，價值在一億美元以上，並將湖水輸送二百哩以外的尼蓋夫 Negav 沙漠地區，化沙漠為良田。工程完竣後，可灌溉以色列全國二分之一的荒沙田地，增加三百萬農民定居之所。易言之，以色列可再移民其人口之半數。

以色列此舉，無異斷絕約旦人的生計，這是阿拉伯人難以長期容忍的。尤深恐以色列人口大增，其國力隨之增強，阿拉伯集體安全必受威脅，自不

能坐視其危。為此，「阿盟」會數度召開高峯會議，研討對策，決議籌資二千八百七十萬美元，由盛產石油國家——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共同負擔，立即進行兩項切斷河源工程計劃，將約旦河上游兩大支流——敘利亞境內之班尼亞河 *Banias River* 及黎巴嫩之哈斯班尼河 *Hasbani River* 改道。但結果並不理想，黎巴嫩唯恐以色列採取報復行動，始終未敢動工，僅敘利亞開工，但屢遭以色列砲轟摧毀，工程間歇進行，無濟於事。

(二)阿拉伯人與阿拉伯人：阿拉伯民族具有一個共同的宗教、語文和習俗，更有一個小型聯合國——阿拉伯聯盟組織，理應精誠團結，互策互勵，發揮伊斯蘭教高度合作精神，無如受了少數野心家的影響，互相仇視，同室操戈，以造成今日混亂的局面，「阿盟」組織亦名存而實亡。

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阿拉伯世界中曾發生政變達二十九次之多，其中多為軍事流血叛亂，伊拉克前國王費賽爾及伊拉克前總統卡塞姆之被害，即其一例。還有使人難以相信的是，過去十七年間，敘利亞曾經發生十五次的政變，一九六六年九月之一週內即連續發生兩次未成功的政變，其內部之亂，真是駭人聽聞。

其次是葉門戰事。這場戰鬥打了五年之久，一直在交綏中。雙方均屬阿拉伯人，同根相連，自相殺害。一方是前葉門王室巴德爾，有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賽爾的支助；另一方是葉門現政權沙拉爾總統，則以阿聯納塞總統為背景。阿聯派往葉門助戰兵力現有四萬餘人，每日耗用軍費至少五千萬美元，誠非阿聯所能長期負擔。

另一個危機使阿拉伯國家趨于分裂，形成兩個集團對立形勢，一個是以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為號召，一是以保守主義亦即宗教本位為號召；前者是以阿聯納塞總統為首的阿爾及利亞、葉門、敘利亞和伊拉克，後者則以沙烏地阿拉伯費賽爾國王所領導的約旦、利比亞和科威特等國。兩者旗鼓相當，勢均力敵。

(三)阿拉伯人與西方：阿拉伯世界過去在英、法殖民主義者的長期統治，其一貫政策是建立在經濟壓榨與愚民政策之上，逐漸達成其政治統治的目的。因此，英、法在中東早已自絕於阿拉伯人。更由於一九五六年蘇聯士運河事變，英、法、以三國聯軍進犯埃及，其勢洶洶，本可一舉而下開羅

，推翻納塞政權，然美、蘇出面干涉，責其侵略行為，結果聯軍被迫倉卒撤退，艾登引咎辭退，折兵損將，得不償失。反而納塞聲望日隆，達于巔峯狀態，阿拉伯國家又與英、法斷絕邦交，迄今始逐漸恢復。

現在英、法在中東勢力，如夕陽西下，日暮途窮。法僅據蘇馬里蘭一隅，人稀地窄，無何價值。英之勢力亦然，除握有石油利權外，只保有南阿聯邦與波斯灣幾個保護國而已。

南阿聯邦係於一九五九年二月由亞丁殖民地與亞丁保護國合併而成。前者，面積狹小，僅有七十五方哩，人口不過二十三萬人，然地理位置重要，握紅海之咽喉，為英海空軍基地之所在，現有駐軍一萬四千名。此外尚有一所大規模煉油廠，年可煉原油五百萬噸以上，亦頗具經濟價值。後者土地雖廣，一片荒沙，可耕地僅佔百分之一，而人口只有十萬人，隸屬十六個部落，均為游牧民族，愚昧無知，生活貧困。

最近亞丁情勢異常混亂，暴動迭起，暗殺事件不絕於耳。聯合國會於今年三月派三人調查團前往亞丁調查，結果因未得英當局合作而憤然離去。其中必另有文章。

這次叛亂完全由亞丁極端份子所導演，其激烈組織有二：一為民族解放陣線 *N.L.F.*，為亞丁極端份子所組成；一為南葉門解放陣線 *F.L.O.S.Y.*，為納塞所操縱。二者各行其事，互相傾軋，可是反抗英國却採一致行動。他們僉認南阿聯邦純為傀儡組織，英國利用愚昧酋長們參加亞丁立法與行政機構，實際等於聽由英人的任意擺佈，因而極端派份子要求英方罷黜酋長們的職權，由民族主義份子接替，以進行草擬憲法，早日實現獨立。英國已正式宣布准許南阿聯邦於一九六八年獨立，但確切日期未定。依目前情勢推測，明年獨立是否兌現，未敢預卜，即或實現，其善後問題——軍事與經濟問題如何解決，却甚為複雜。揆其前途，未可樂觀。

至于英國在波斯灣的地位，亦日趨低沉，其所屬阿曼諸王國，聯大已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決定要求英國退出，早日予以獨立。可見其在中東最後腳踏石亦站立不穩，如能續保其經濟利益，已屬不易。

西德與阿拉伯人關係，素尚敦睦，因為西德是戰後的新興自由國家，對阿拉伯國家技術及經濟上的援助，頗多貢獻。惟自一九六五年因西德與以色列建交，而引起阿拉伯人的反感，多與絕交，唯有利比亞、突尼西亞與摩洛哥

哥三國，因經濟情形特殊，仍維持邦交。以利比亞而論，每年對西德輸出約在三億美元以上，佔貿易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可見其經濟關係密不可分。

西德所需石油，三分之一可以自給，其仰賴中東石油非若其他西歐國家仰賴之深。然西德始終不忘以經濟實惠相誘惑，首先響應者厥為約旦，兩國已開始恢復邦交，已引起阿盟之譴責。而其他如蘇丹乃至阿爾及利亞等國已有跡象顯示將有步約旦後塵的可能。

美國與阿拉伯人關係一向極為友好，美國對阿拉伯世界既無領土野心，反予精神上與物質上莫大援助，已博得阿拉伯人的一致讚揚。早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英、法所締密約瓜分伊拉克和敘利亞，美總統華爾遜首先堅決表示反對，並力主用「民主自決方式」由阿拉伯人自行決定其命運，雖未成功，却贏得阿拉伯人的好感。其後阿拉伯國家相繼獨立，無一非美國道義上的大力支持。

在物質方面，阿拉伯國家幾無不接受美國之經濟援助。即以阿聯而言，雖美援暫告停止，但自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間，美國所給予的經援約在八億一千一百萬美元，另有剩餘糧食援助計六億五千九百萬美元，埃及人口之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口糧源自美國。又以小麥製成麵包計算，每十片中則有美援製成的麵包六片。但尚有許多埃及人民不知其所吃麵包是美國的恩物。足證美國在宣傳上尚嫌不够技巧。

美國唯一缺憾的是，杜魯門總統對以色列立國首先予以承認，並協助其進入聯合國，以致引起阿拉伯人的反感，影響已往深厚的友情。因為阿拉伯人的共同誓言為：「誰同情或幫助以色列民族主義者，誰就是阿拉伯人的公敵」。

杜魯門之所以出此，原因之一，是爭取紐約五百萬猶太民族主義者的選票。難怪已故的杜勒斯國務卿於訪問中東歸國後慷慨直言稱：「美國因為以色列關係，却失掉了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們，真是得不償失！希望我們的政治家們毋再以競選手段來作個人的賭注」。

(四)阿拉伯人與共黨集團：阿拉伯人在宗教信仰上是絕對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換言之，凡是一個虔誠伊斯蘭教徒決不許也不敢信奉共產主義邪說。即阿拉伯國家甚至整個回教世界的憲法，開宗明義規定伊斯蘭教為國家最高準繩。因此，共產主義自然在禁止之列，共黨組織列為「非法」。

也許有人要問，為什麼中東還有共黨份子活動呢？這是對的。國際共黨早在中東有所活動，企圖組織共黨，從事滲透顛覆陰謀，但迭次碰壁，一直在失敗之中。蘇俄現在中東所玩弄的手法，不是公開以宣傳主義方式，而是藉納塞的所謂「阿拉伯式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來混水摸魚，並且用金錢武器以迷惑納塞及其同路人，以圖推翻親西方的阿拉伯國家，建立一元化的阿拉伯聯合國，進而驅逐西方勢力，最後達成其獨霸中東的夢想。蘇俄這種迂迴策略，過去亦遭失敗，例如蘇俄一手提拔的親信：伊朗的莫沙德的叛變失敗，伊拉克的卡塞姆之被殺以及阿爾及利亞班貝拉的天折，事實俱在，歷歷在目。堪為今日親共者——特別是納塞之殷鑒！

(五)西方與共黨集團：東西集團乃為阿拉伯國家中「親共黨」與「親西方」的兩大支柱，關係中東前途非淺。美國在爭取阿拉伯民心土却收到豐碩果實，而其龐大的軍事力量亦足以嚇阻蘇俄之侵略。相反的，蘇俄則針對美國援助以色列對抗阿拉伯人的弱點，並以民族主義鮮明的口號，從事挑撥阿拉伯人對西方的情感，加深仇視心理，更以軍經援助納塞集團，圖坐收漁人之利。此點對心戰方面，似不無收穫。值得美國加以警惕的。

(六)西方對西方：西方國家在中東有如其各地一般，往往因政治地位上的衝突，以及經濟利益上的矛盾，相互間發生許多的誤會與猜嫉，即以蘇彝士運河事件而論，美國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乃義正辭嚴的迫使英、法聯軍撤退，却引起了英、法的懷恨。嗣後戴高樂之憤然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驅逐盟國的勢力，我想不無報復之意。其實英、法帝國主義者的耀武揚威時代已過，實無資格再作列強的發言人，應該讓美國全權代表西方放手去做些有利於中東人民的事情，好使其人民在「自由與奴役」、「光明與黑暗」之間，有所抉擇。這也未嘗不是自由世界之福！

肆 結論——中東局勢的發展

從以上種種困擾看來，我們可以縷列幾個要點，亦就是中東當前危機之所在，以及今後可能發展的趨勢，其分析如下：

第一、葉門戰事是當前中東最危機之一環。早於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經費賽爾國王與納塞總統協議簽訂所謂「基達協定」Saudi-U. A. R.

Agreement on Yemen。其內容要點爲：沙、阿雙方同意即日停止葉門戰事，由葉門共和派與王室派，合組一個過渡時期聯合政府，並限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前由公民投票決定其政府之型態；沙烏地阿拉伯即時停止對葉門王室派一切援助以及基地之使用；阿聯自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廿三日起自葉門撤軍，並限於十個月內撤完；在葉門公民投票之前，沙、阿兩國保證合作務使此項協定的澈底實施。結果由于葉門內部意見紛歧，共和派與王室派會議協商破裂，終致戰火復燃。費賽爾迭次要求納塞召開阿盟高峯會議，以解決葉門紛爭，而納塞不但不予接受甚至反唇相辱，並斥謂：「不願與反動派並肩而坐」。

今年三月費賽爾國王在一年一度的回教朝覲大典上對一百五十萬教胞發表演說稱：「呼籲早日停止葉門戰事，不忍再觀自己弟兄們的流血慘狀，並懇求外來軍隊撤離葉門，好讓葉門人民和平的解決自己的紛爭……」

納塞對上項呼籲，迄今未聞有何反應。但納塞之所以不願履行協定以停止葉門戰事，其基本原因不外：屯兵葉門，一面協助穩固葉門現政權的安全，一面縱令亞丁極端份子從事破壞行動，加緊製造恐怖狀態，促使英國當局知難而退，俟南阿聯邦獲得解放，再圖奪取亞丁政權，以控制紅海之要衝，進而威脅英國在波斯灣的勢力，以及阿拉伯半島的安全。納塞野心，路人皆知。

第二、以、阿紛爭也是一個最嚴重而感棘手的問題。近年來，以色列與敘利亞、約旦邊境之衝突，時有所聞，近數月來，情勢更趨緊張，甚至有一段時期幾無日不在戰鬥之中。一般論者，唯恐以、阿衝突，長久延續下去，熊熊之火很快的燃燒起來。這種看法，理由十分充足。不過筆者始終認爲雙方無論如何緊張，小的衝突在所難免，但大規模戰爭一時不會發生。實因阿拉伯內部分歧離異、同床異夢，又何能聯合一致對外挑戰呢？其理至爲顯明。

反觀以色列國力之強，士氣之盛，與阿拉伯世界顯成尖銳對比。足可乘敵人之不備，先發制人，大舉進犯，但唯一顧慮的是美國之阻擋，以及蘇俄之干擾。再加其本身正在加緊開拓農田水利、忙於建設之中，對內重於對外，實亦不敢輕舉妄動。故中東在此冷戰中，短期內尚可維持一個苟安局面。

第三、美國與蘇俄兩大勢力之對壘、關乎中東之安危甚巨。以目前雙方

實力比較，無論軍事或經濟，美國顯佔上風。美國在整個世界冷戰策略上——包括中東，是頗爲成功的，尤其對蘇俄的圍堵政策，已收指臂之效，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爲保持其經濟價值，維護世界和平，除繼續加強其中東軍事地位外，勢將給予阿拉伯國家更多的援助，以扶持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只要美國一日不放棄中東，蘇俄一日不敢妄動。

蘇俄在中東勢力，已日趨枯萎，既乏龐大軍事潛力，又無經濟投資，僅憑援助誘惑少數國家，以反對西方，徒勞無功。而況阿拉伯社會是個純粹由游牧民族與半農業性所結合的型態，距離工業社會時期尚遠，人民習俗尤富于保守傳統，具有伊斯蘭教的特色，信仰篤誠，斷非共產主義所能突破。

再就親蘇俄之阿拉伯集團首領納塞而論，其外交政策過去是二元化的，一面拿美國的財物來反對西方，一面持蘇俄武器來製造動亂，更妙的是不准共黨在其境內活動，納塞這種「兩面不逢源」的手法，真是弄得雙方啼笑皆非。根據阿拉伯歷史記載，過去埃及與共黨國際會作殊死鬥爭，一九五二年七月革命後，埃及民族革命思潮澎湃異常，共黨乘機滲透政黨組織，進行宣傳工作，其對象爲智識份子，迭次均爲納塞所擊敗，直至今日，仍視共黨爲敵對，可見納塞並非共黨份子。不過目前埃及、蘇兩國正在互相利用之中，將來利用價值一旦消失，是否有所變化，須視大局如何演變而定。當然柯錫金不會輕易放縱納塞的，可是狡猾的納塞不一定永遠跟着蘇俄的身後，可能會有一天棄暗投明，這要看美國政治家們的「運籌帷幄」爲轉移了。

蘇俄另外一個夥伴——伊拉克，最近新聞報導，共黨份子有謀刺伊拉克軍事高級將領的陰謀，正大肆捕獲共黨份子中。又據一項新報導，伊拉克與土耳其簽訂一項「煤氣協定」，由伊拉克北部吉爾庫克 Kirkuk 區域敷設一條煤氣管通往土耳其境內，實具有政治與經濟雙重意識，因爲自從「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 廢棄後，伊拉克與土耳其關係，已趨沉寂，現重溫舊好，對自由世界可能是個轉捩點，讓我們拭目以待。

綜合上述，美蘇勢力，誰優誰劣，立竿見影。今後中東隱憂之點爲內亂勝過外患，希望美國當局能把握契機，加強對阿拉伯國家的援助，並對以、阿兩民族間之糾紛處理上，尋求公平合理的解決途徑，切不可含有「政治色彩」而有所偏激，庶不致予蘇俄可乘之機。